

心悦之，
诚评之。文
学、书画、摄
影、音乐……
诚邀您一起
聊经典，谈创
作，评作品。

欢迎您的来稿

投稿邮箱：
wanbaofukan
@163.com
请在主题标注
“心悦诚评”。



潍坊晚报

2025年5月1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李金娜
编辑：马莎莎
美编：王蓓
校对：曾艳

以乡愁为笔 绘就生命底色

——读韩浩月新作《在往事里走动的人》有感

□阿敬

“故人与往事，是丢不掉的人生行囊。”日前收到作家韩浩月的新著《在往事里走动的人》，其于扉页题签相赠的这句话，虽仅短短十余字，却如二月惊雷，在我心头蓦然轰响。我和他年龄相当、经历相仿、脾性相近，他笔下所写的，恰似我心中所想的；他娓娓讲述的，就是我念念不忘的；他欲说还休的，亦是我搔首喟叹的……

故乡，异乡；村野，城市。城市，村野；异乡，故乡。貌似简单的循环，实是“再也回不去了”——几番梦回故园，唯盼昨日重现，无奈，风吹故人远，往事如云散。然而，纵览《在往事里走动的人》，我们不难发现，作者以其朴素简劲的文字与至诚至性的情感所传达出的却是，沉痛也好，伤怀也罢，皆非生活的主色调，而缱绻的乡思与盈心的乡愁，既是我们的来路与归途，也是我们梦想不灭、矢志前行的动力之源，正如作者所言：“那些在往事里走动的人，拥有我的一部分陪伴着他们；而现实中的我，也同样带着他们的一部分在生活。”

全书分为两辑：《旋转的陀螺》《遥远的风筝》。作者以“人与事”为核心，巧妙通过“陀螺”与“风筝”两个意象，为家乡那些已经离世或依然在世的至亲与故交潜心立传——父亲、母亲、四叔、六叔、老陆、刘哥、王成、顾维云……一张张面孔，一件件往事，一场场欢聚，一次次别离，一天天念想……在无声的文字中，在轻盈的纸页间，一股又一股无可遏制的情感汩汩涌溅，如春阳下的山溪奔流，曲折宛转，一路前行一路歌。在匠心独运的作者笔下，“往事”因为“故人”，早已有了具体的形状，有了鲜明的色彩，有了繁复的滋味，更有了无尽的能量。

首篇《父亲看油菜花去了》，作者以一种近乎絮语的方式，将父亲短暂而坎坷的一生徐徐展开。父亲的形象在文中是模糊而清晰的矛盾统一体，这种模糊不仅是对时间的遗忘，更是对那段痛苦记忆的回避。父亲的离世，仿佛在作者的生命中撕开了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童年的记忆也因此变得支离破碎，但那唯一清晰的临终前喂橘子的画面，却如命运的锚点，将父子之间的情感牢牢定格。这种记忆的错位与坚守，不仅是对父亲的深情缅怀，更是对亲情的深刻体悟——即使记忆的碎片被时间冲刷涤荡得不堪，但爱的内核却从未改变，它超越了生死，成为作者生命中永恒的力量。

相较于父亲，作者笔下的四叔则是“世间一枚笨拙的陀螺”。四叔的一生，实是无数普通农民的缩影——勤勉、节俭又朴实，甚至有些木讷。他文雅消瘦，写得一手好字，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又在关键时刻放射出熠熠夺目的人性光辉。他对大家族的无私奉献，对孩子的怜惜与呵护，照亮了作者的童年，也震撼着每一个读者的心灵。四叔更像一枚笨拙的陀螺，“既有外在的鞭子逼迫他旋转，也有内心的力量驱动着他旋转”，尽管很艰难，却从不曾停歇。他对亲人的细腻与体贴，对生活的执着与坚韧，让人动容，也让人反思：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我们是否还记得那些像四叔一样默默努力、孜孜奉献的普通人？

故乡是一杯烈酒，不能一饮而尽。第二辑作品中，充满深情与哲思的《如果故乡不能给你安慰，异乡就更不能》算是典型例篇，它传神地勾勒出一个游子在故乡与异乡之间的情感挣扎与对心灵归宿的不懈探寻。作者渴望在故乡的小酒馆里与亲朋好友重逢相拥，以一杯酒、几句闲谈，重温那些被岁月封存的温情与欢乐。

然而，现实很骨感：聚会的冷场、借钱的尴尬、老友的缺席……它们犹如一面面镜子，映照出故乡在时间侵蚀下的变迁与疏离。故乡的规则与价值观，恰似一条条无形的绳索，将游子紧紧束缚。他们大多关心你“混得好不好”，而对你“活得累不累”毫不在意。在亲情与礼节的重压之下，疲惫、无奈与尴尬是显而易见的。“故乡，是一个可以打回原形的地方”——它既是心灵的归宿，也是精神的枷锁。然而，正如作者所慨叹的：“如果故乡不能给我们以安慰，那么异乡就更不能了。”眷恋？无奈？妥协？或因其间“难以调和”的情感矛盾，故乡的温度才让人伸手可触，故乡的气息也才扑面而来拂吧。

“那些过往的爱与焦灼，疼痛与不舍，愤怒与挣扎……终将在人生中的某一阶段化解，转变为深沉的情感，而我也在亲人与故乡之间，重新建立起一种更长久的联系。”在为作者感到庆幸并点赞的同时，身为“漂泊一代”的你我，是否也该在含泪微笑的回望中适时反省一下，然后，尝试着与故乡握手言和并干上一杯呢？



“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垓下之围，楚歌四起，虞姬舞剑，为霸王项羽留下最后的柔情。这一古老的故事，承载着英雄末路的悲壮与儿女情长的缠绵，成为了中国文化中一个永恒的符号。1993年，陈凯歌导演将这一故事搬上大银幕，电影《霸王别姬》一经上映，便引起了轰动，并斩获第46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等多项国际殊荣，其艺术价值和思想深度影响深远。

《霸王别姬》的故事，始于1924年冬天。小豆子被母亲切掉畸形手指后进入关家戏班学戏，自此，他的人生便与京剧紧紧绑在了一起。在戏班里，小豆子与师兄段小楼相互扶持，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一起学戏、一起练功，共同经历了戏班生活的艰苦与磨难。然而，小豆子对京剧的痴迷程度远超常人，他逐渐将自己代入虞姬这一角色，分不清戏里戏外，对段小楼也产生了一种超越师兄弟情谊的情感。

演员的精彩表演为电影增色不少，也让观众深深地沉浸在电影的世界中。

张国荣饰演的程蝶衣无疑是影片的灵魂，从少年时倔强又懵懂的小豆子，到成年后痴迷戏曲、不疯魔不成活的名角，每一个眼神、动作都细致入微。在“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的念白转变中，他的眼神从迷茫到坚定，展现其内心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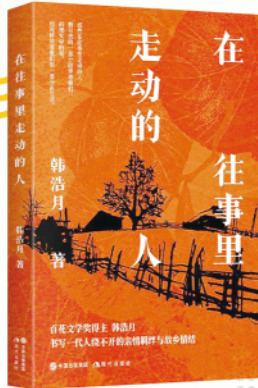
别认知错乱与对戏曲的极致投入。

张丰毅饰演的段小楼性格复杂，从戏班的勇敢师兄，到面对生活压力和时代动荡时的懦弱与妥协，以及他对程蝶衣和菊仙的背叛，影片中张丰毅将人性的脆弱与丑恶演绎得入木三分。

巩俐饰演的菊仙外表泼辣，内心却温柔善良，她对段小楼的深情和在时代洪流中的绝望，让这个人物形象立体丰满。

《霸王别姬》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部关于京剧名角的传记片，更是一部关于时代与人性的史诗。它以小见大，通过程蝶衣、段小楼和菊仙三人的命运，展现了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与黑暗，看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看到了爱情、友情和亲情的脆弱与坚韧。

毋庸置疑，《霸王别姬》是一部不朽的经典之作，它以其深刻的主题、精湛的艺术和动人的故事，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丰碑。这部电影不仅是对过去的回忆，更是对未来的启示。它让我们明白，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性的美好与丑恶都将永远存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坚守内心的善良和正义，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



戏梦人生 蝶影留殇

□孙瑞荣